



寂寥小雪闲中过

上，凉丝丝的，一转眼就化了，仿佛是老天爷在悄悄落泪。

难得休闲的老农蹲在门槛上抽烟，看着雪粒子在脚边蹦蹦跳跳，那眼神就像在看自家调皮捣蛋的孙子。

俗话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农家屋檐下的陶罐早就洗刷干净了，青萝卜码放得整整齐齐，

撒上粗盐，再压上石头，就这么等着时间褪去萝卜的辛辣。这腌菜的坛子像大地的墨缸，把四季的各种滋味都泡在里头了。

寂寥小雪闲中过，可小雪也不全是寂寥冷清。瞧！雪粒子落在冰面上，碎成了千万片银屑。北风穿过瓦当，哼着古老的曲调。暮色慢慢漫过门槛，把整个天地都染成青灰色。这所谓的“闲”，其实是给日子留出空白，好让心在雪花飘落的声音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灯下读书，雪光从窗棂透进来，书页上就浮着一层青白

的光。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白居易那句“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深夜时听到雪花把竹枝压得“咔嚓”作响。那情景就好像天地在宣纸上盖上印章。

小雪的妙处可不在于银装素裹，而是在这似落未落的朦胧意境：就像美人半遮半掩的面纱，留了三分让人遐想的空白；又像水墨画还未干透的留白之处，等着人去添上几笔。这个节气啊，就像是天地间的休止符，让世间万物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等到明年春意正浓的时候，再把积攒的力量全都绽放成满树的繁花。

豆腐记忆

■赵会玲
豆腐是家常食材。孩提时代起，我对豆腐就有着特别的感情。

我要感谢它，因为它滋养了我的身体，滋养了我的童年，给我带来了美味和幸福。

村里有一个驼背的男人，磨一手好豆腐。从我记事起，他就每天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卖豆腐。他做的豆腐特别好吃，鲜嫩、劲道，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大豆的香味儿。每次他走到我们家墙外，都要大声吆喝“换豆腐啦”，因为妈妈一听见他卖豆腐就会出来买一块，给我们姐弟三个煎豆腐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豆腐可以算是奢侈品。特别是开春时萝卜、白菜都吃光了，豆角、茄子还没有长出来，肉汤炖豆腐是我童年最独特的味蕾记忆。肉汤里炖的还有粉条、萝卜、白菜……只要有肉汤和豆腐，其他菜就染上了香味儿，格外好吃。伴着爆竹声，来一碗肉汤炖豆腐，搭配一个白蒸馍，真是美味无穷。



资料图片

比较稀脆，孩子们都很馋，妈妈就多磨豆腐。对孩子们来说，除了肉，豆腐是最好的食物。

腊月二十八，家家都要煮肉。大锅里“咕嘟咕嘟”冒着香气，灶膛里柴火又多又旺。妈妈总是把肉汤留着用来炖豆腐——肉汤炖豆腐特别好吃，豆腐外面裹了肉汤的味道，里面鲜嫩可口。肉汤炖豆腐是我童年最独特的味蕾记忆。肉汤里炖的还有粉条、萝卜、白菜……只要有肉汤和豆腐，其他菜就染上了香味儿，格外好吃。伴着爆竹声，来一碗肉汤炖豆腐，搭配一个白蒸馍，真是美味无穷。

白菜和豆腐也是绝配。白菜炒一炒会出水，豆腐刚好吸收白菜的水。两者搭配，好吃得很。

那时候，有豆腐的年是幸福的年，是富足的年。

心灵漫笔

藏虹之后 闲而成冬

■王寒
那天早上推开窗，天地已换了新装。灰白色的天光里斜飞着细碎的雪粒，落地就化了，留下一片湿痕。这时候才明白，原来小雪节气要到了。

小雪悄悄地来了。它不像大雪那样气势磅礴，而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穿着素色的裙子，踏着脚尖从季节的屋檐下轻轻走过。田野里劳作的老农说“小雪地封严”，指的是这个时候土地开始结冰，万物开始藏起来。可是，人世间这个时候却很温暖。

此时的小雪似乎总有些粗粝，雪粒子砸在土坯墙上沙沙作响，像筛麦糠掉下来的碎屑。院墙根最后几朵野菊花早就蔫了头，灰黄的花瓣挂着冰凌，硬是不肯全然倒下。母

亲前日就在院里支起大陶缸，这会儿正把萝卜缨子一层层码进去，每铺一层就撒上一把粗盐、一把花椒。她抄起枣木棍用力往下压——寻常人家不拿脚踩，说那样腌出来的菜带着浊气。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母亲一边念叨着，一边往缸里撒花椒。咸菜缸里飘出来的味道混着北风在巷子里乱窜，路人被呛得直躲，可还是忍不住要多闻几下——这才是冬天的中原味儿。

旧籍载“小雪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封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指的是小雪节气三个物候现象——彩虹隐去，天地之气不再相交，万物开始闭藏。有意思的是，小雪时节，人世间却热闹起来：

街角爆米花的汉子摇着黑葫芦锅炉，“嘭”一声炸开一路香气；卖烤红薯的老翁掀开铁桶，掰开烫手的红薯，暖手又暖心。

母亲压完腌菜，额头沁出细汗珠子，让我去后院蜡梅。蜡梅花苞裹着赭石色外衣，像是在憋着劲儿。母亲抹掉汗珠笑说：“再下场雪，这些花骨朵就要憋不住了。”

乡间这时候最妙：薄雪轻轻盖住新钻出土的麦苗，好像给大地铺了床半透明的纱被；农人大多歇下来，聚在屋檐下剥花生、嗑瓜子、说闲话；不知道谁家灶上煨着芋头，香味儿溜出门缝，引得野猫在墙头踱步；池塘水面结了层薄冰，因孩子们扔的石子裂开蛛网似的纹路——那声音清脆得很，像摔碎了块玻璃。

父亲翻找出那个熏黑的铜锅，要煮一锅羊肉。他说小雪节气得温补，羊肉汤最合适不过。炭火“噼里啪啦”响着，汤锅“咕嘟咕嘟”冒着泡，奶白色的汤汁上下翻滚，升腾的热气蒙上了窗玻璃。我拿手指在玻璃上画个雪人，父亲笑我幼稚，可在雪人旁边画了一顶歪帽子。

暮色来得早，才五点多钟，天便阴沉沉的。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屋檐滴着雪水，好像显示岁月更迭的漏刻。隔壁王奶奶送来新炸的糖糕，澄黄松软。她语气温和：“吃呀，小雪吃糕，年年高。”

我在灯下翻开书页，刚好看到《诗经》里写着“雨雪霏霏”，一下子明白古人没说谎。小雪的雪，什么都不遮掩，反而把人间衬得更温暖。万物躲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却愈发亲密，彼此热心得仿佛能把身上的薄雪都化掉。

夜里屋顶簌簌响，原以为是老鼠跑过梁上，细听却是雪籽又来了。它轻轻敲，慢慢叩，像说悄悄话似的。

梦里，我看见蜡梅开了，黄灿灿的。原来小雪的妙处就在于将雪未雪、欲寒还暖的时候，天地之间留有余地，人世间存着温情，万物都在悄悄地等待——等待更深沉的冬、更明媚的春。

今岁小雪，腌菜正酸，羊肉汤正沸，梅花待放，人间正温暖。如此，便很好。



岁月凝香

岗张村的银杏树

■王晓景
树与村常相伴相守。临颍县杜曲镇岗张村有棵银杏古树。秋末冬初，银杏满树金黄，色艳如花，灿烂若霞，是远近闻名的一道风景。

沿着入村的主干道走，不用问路，抬头看，那耀眼的金色自会为你指引。银杏树立于石砌的围栏中，像伫立在时光深处的老者，树皮沟壑纵横，写满风霜；树冠如巨伞擎天，撑起一片金黄。暖阳下，每一片叶子都熠熠生辉。树下石碑上写着“牛皮岗始祖庙遗址”“岗张村之来源和古庙”。

暖黄的叶片从枝头旋落，不像凋零，而像一场优雅的舞蹈。落叶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像一床温暖的毯子，覆盖着土地，滋养着树根。

我轻轻走近，生怕惊扰了它的酣梦。我张开双臂，轻轻拥上需三四人才能合抱的树干，将脸颊贴着粗糙冰凉的树皮。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方可称古树。听村里老人讲，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雷电劈倒了周遭大树，唯它仅折一臂。它曾差点沦为炉内的燃料，是全村人的守护让它幸免于难。这棵树，春日里嫩绿，夏日里葱茏，秋末则满眼金黄。它不知看过多少回月圆月缺，听到多少遍风声雨声。那些悲欢聚散于它而言，大抵只是生命轮回里一次寻常的吐纳。它内里的年轮和外在的节疤忠实地记录着每一段岁月：奋斗、困苦、疾病、幸福、繁荣、灾年和丰年。我们要向它学习：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静默中站成属于自己的永恒。

暮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此处曾是香火鼎盛的古庙，后来是书声琅琅的村办小学，现在是老人的幸福院。它聆听过晨钟暮鼓与虔诚祈福，陪伴过儿童嬉笑打闹与安静学习，如今守护着长者的晚年。它注视着代代又一代岗张村人繁衍生息。“这棵树看着我们一代代人长大，我们对它感情深得很。”村民说，在他们心里，银杏树早已不仅仅是树，还是亲人，是乡愁，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生命纽带。

我想起央视曾拍过一部微型纪录片《不如去看一棵树》。米兰·昆德拉说过，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生活，不如去看一棵树。

抽点儿时间，去看一棵树吧。看几百年来，一代代人如何在树下诗意栖居，看树木如何收藏生命的密码。

着每一段岁月：奋斗、困苦、疾病、幸福、繁荣、灾年和丰年。我们要向它学习：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静默中站成属于自己的永恒。

暮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此处曾是香火鼎盛的古庙，后来是书声琅琅的村办小学，现在是老人的幸福院。它聆听过晨钟暮鼓与虔诚祈福，陪伴过儿童嬉笑打闹与安静学习，如今守护着长者的晚年。它注视着代代又一代岗张村人繁衍生息。“这棵树看着我们一代代人长大，我们对它感情深得很。”村民说，在他们心里，银杏树早已不仅仅是树，还是亲人，是乡愁，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生命纽带。

我想起央视曾拍过一部微型纪录片《不如去看一棵树》。米兰·昆德拉说过，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生活，不如去看一棵树。

抽点儿时间，去看一棵树吧。看几百年来，一代代人如何在树下诗意栖居，看树木如何收藏生命的密码。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 siying3366@163.com

诗风词韵

冬已至 (外一首)

生活闲情

冬吟

■崔秉哲
平生多率性，老大醉陶然。
载酒登山岳，挥舟溯涧泉。
珍惜同道谊，愿念共航船。
静观云鹤舞，心无外物牵。

冬日

■薛文君
雨还在拉扯
混迹于冬的舞台
该退场了
该转身
把肋骨抽离
以轻盈的舞姿向上
引领一群白蝴蝶
漫飞于天地

我潜于黑暗
多像一株枯草
把外相全盘交给冬

另一个我
一寸寸击碎黑暗
为春天
打开一条隧道

冬日

草皮枯黄
踩上去还是软的
有生命在流淌
一棵、两棵
那么多树木
脱帽为荒芜默哀
仍有一树红果
为冬撰写贺章

河水从没过想停歇
大娘在石头上洗衣
她甩衣服的模样
像极了母亲

母亲，昨晚你刚来过梦里
现在
又用木槌
一下一下把我带回村庄



晴雪 (国画) 何彦超 作

生活感悟

雨雪为信 晴天在途

■王爱景
风起雨落，风为雨雪拉开了序幕，准备了一首自然交响曲。在交响曲的伴奏下，风雨一夜都没休息。

早上五点半，打开门后，风毫不客气地钻进衣领，我打了个冷战。携着风雨，我踩着一地潮湿去上早辅导课。

雪花好像在等有情人。下课了，学生鱼贯而出，然后高声喊：“老师，快来看，下雪了！”我应着喊声跑了过去，和学生一起挤在窗前看零星的小雪花斜飞。季节流转，冬季慢慢深入，校园的树瘦了，远方的树也瘦了，高大的建筑和居民的屋脊清晰可见。大地褪去了羞涩，露出黝黑的脊背。

站在冬季的渡口，我想与初冬约会。说走就走！我发动车子，看见雪花调皮地趴在车窗上。我还没来得及和它说悄悄话，它就溜走了。北风估计

找春天借了把剪刀，剪掉了树上的成熟，落了一地金黄。那是为迎接雪花的到来铺成的金光大道。它将城市的喧嚣化作温柔的私语，讲述城市的故事。风雪携着落叶，缠绵缱绻在舞蹈——那是世上最美的华尔兹。

我下车，为落叶优美的舞姿鼓掌，任雨雪打湿发丝、潮湿衣襟。一枚秋叶似曾相识，扯住我的衣袖。我抚摸着叶子仔细端详，发现这是被北风剪去了生机的那枚叶子，颜色枯黄，叶脉清晰可见。此刻，我想到了一句话：唯有繁华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辨。看到黄叶，我联想到走过半生的自己，想到岁月在自己脸上留下的痕迹。时光太瘦，指缝太宽。有些东西，终究留不住，就像“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但是，那又怎样？那些痕迹是内心的简单和安宁，是

经历过沧桑后的澄明。

叶子枯黄的容颜或许不如碧绿时好看，但它“化作春泥更护花”，虽沧桑而不颓废，在生命的尽头活成了一首耐人寻味的诗。

雨雪后的落叶，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是新生命开始前的状态。它承受了人间的疾风骤雨，最后变成肥料毫无保留地输送给大树。一旦春风吹过，又是满树碧绿、生机勃勃！

碧绿是生命，枯黄也是生命，只是表情不同罢了。所以，我们热爱年轻也要接受衰老，我们热爱完美也要接受残缺。

有时候，一场风雨是为晴天铺路的。这不，风和雨夹雪的表演结束，风止，雨雪停。世界先给你一场雨，肯定是想送你晴天。雨过天晴时，你更懂阳光的温暖，更珍惜眼前的明朗。每一场风雨背后都藏着晴天。